

· 戰攻反西滇軍征遠 ·

戰怒江

掃蕩報記者

潘世徵著

贈閱



文江圖書文具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學 文 告 報

戰 怒 江

每冊實價國幣三百五十元

著 者 潘 世 徵

發 行 人 蕭 希 耕

出 版 者 文江圖書文具公司

上海福州路二九四號

製 版 者 昆明華豐印刷廠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三月雲南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四月上海初版

序

言

李誠毅

「五月渡瀘，深入不毛」，是三國時代諸葛武侯，在滇西地區，削平南蠻，七擒七縱之一段歷史奇蹟，此次我中華健兒——遠征軍——適于斯地，推毀日寇，獲得輝煌戰果，還我錦繡河山，雖今古戰役，規模大小不同，然戰爭意義重大，較之諸葛武侯之平蠻，不啻有天淵之別。

本報唯一使命，就是以筆桿配合槍桿，共負掃蕩敵寇之責，當反攻戰發動之日，本報採訪副主任潘世微君，隨軍工作，而潘君本大無畏之精神，從槍林彈雨中，踏着鬥士血跡，描寫戰鬥經過之詳情，陣地之工事，構築之概況，戰略戰術之運用，戰鬥將士斬將奪旗之英勇，敵偽荼毒地方，麻醉民衆之罪惡，無不繪影繪聲，愈妙愈肖，稿件已陸續在本報發表，茲集而付梓，命之曰「戰怒江」，吾知此書之出世，必不踵而走矣。雖不能說與諸葛「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之名句，同垂不朽，但是役爲吾國民族戰爭，與世界正義戰爭光榮之一頁，其價值可想而知，余喜潘君之不負使命，而慶其書之有成就，特綴數語，以弁其首。

民國三十四年元月李誠毅序於昆明掃蕩報社

費孝通序

後方彌漫着黃梅時節腐爛的氣息，霧茵在空中播散，太陽被多少層雲霧隔開了地面。這時窒了息的人們若聽說春天轉瞬就到，怎能相信？可是一兩聲響雷，一兩顆嫩芽，那怕接着沒有鮮紅的迎春花開遍，沒有飛鳥的頌讚。

我的確這樣相信，儘管物價在狂飛，比鬼還醜惡的東西在肆威作福。能抗戰七年的人民決不會長久容許道德無底的墮落，讓錢和勢來作生殺的標準。這是不可能的！我這樣相信，因為我每次在最消極，甚至快要失望的時候，總是見到一些事，聽到一些消息，使我又振作起來。

七年來，我靠了教書的機會，每天都不能不和青年們相接觸。我又常常聽見有人說現在的青年們已經變了質，比別人腐化得更快，一點小小的引誘就可以使他們出賣朋友，出賣人羣。更有不少人指責戰時在學校裏領獎金過日子的大學生，說他們沒有權利享這種超於國家利害的特殊生活。我聽了這些話，又回到教室裏，望着幾百隻張大了的眼睛，我心裏發抖。他們不是同樣的口吻在責問我們這些負着教育責任的人，試問我們曾告訴他們怎樣去為團體為人羣的幸福，貢獻他們的身心麼？若是他們中間果真有比別人腐化得更快的，豈不就是表示着他們失望後的反動麼？每天在教室裏頂着我的那幾百隻眼睛充分的告訴了我，假若我們能指出一條青年人應當走的路，能使他們相信，這條路上走去有我們民族，我們國家光明

的前途，——讓我再退一步說，我們長成了的人不去設法蒙蔽，不去阻擋，不怕青年人去選擇他們自己認為應走的路，我充分相信這時的青年一定會做出很多不能使我們那些成年人相信的事，其實，這日子已經不遠了，他們比我們對這世界興趣應當濃厚得多。你想，只講年紀，他們必然要比我們多活若干年。若是大家要做奴隸，他們的刑期也必然比我們長，我們可以容忍的，用「反正我快死了」的理由來容忍的事，在青年人是不能容忍的。在他們不能容忍時，他們的力量也就出現了。這種力量出現時，在那些還沒有準備埋到土裏去的人看來或聽到也就會增長他們對於這世界的信心，使他們相信，現在烏烟瘴氣的局局是不會永久的，罪惡和善良會有最後的審判。

我認識世徵已經快要七年。那時他是我班上幾十個學生中的一個。他是一個很普通的學生，一樣的張大了眼睛望着我，一樣的領貸金過日子。他的卷子也並不能使教員特別挑出來做全班的榜樣。我對他也和其他學生一樣，盡我做教員的責任，給他一些例應得到的鼓勵。一兩年後，我們比較熟識之後，他常來和我談話。我想起他不過是個面孔容易紅的孩子，說起話來很長，很帶感情。時常有很多夢，有些夢在我聽來是「天方夜譚」式的。他也是時常會使我心悅的人。他可以連續不斷的提出不少做教員應當回答而我却偏偏回答不出的問題來。因之，有時他走了之後，引起我極不舒服的自疚。

有一次他特地到鄉下來找我，帶了一份已經油印好的滇西旅行計劃。他要我給他批評。

我心又慌了，我對他這片心自照是贊許，甚至有一些羨慕。可是這一個年紀輕輕，單槍匹馬想完成這個計劃，似乎是不太可能，有一點太近似於夢而不近事實的企圖。於是我自以為很委婉的說了很多話，意思是勸他不必冒這個險。

他聽了却反問我不少話：「沒有別人去做這事，自然只有讓我這種小學生出馬了！」。你說這一帶地方在軍事，在國防，在文化，在科學上，重要不重要？我們現在的知識夠不夠？」「你說我沒有準備好，不會有好收穫，可是準備好的人在那裏呢？」——我怎能忘記他這些話？這些話不是十多年前我自己的口氣？我怎能在這批青年面前不低頭自慚；十多年過去了，我自己被人問着這些話時，還是一句回答都找不出來！我不願意在他面前自述一個沒有充分準備好的冒險的結果。這種故事對青年人是無聞的，我的傷心是我們國家還需要青年人去冒險，去犧牲。我勸他去，心裏不忍；勸他不去，嘴上說不出，我應當自己去——我自己去滇緬邊境的計劃却也落了空。世徵也沒有去成，我們再見面時，大家却沒有提這些事，因為他總是有些新的夢來告訴我，不怕沒有話說。

我離開昆明有一年多，中間接到過世徵附在別人給我信後的幾行字，很簡單，記得好像是說他所辦的中南報已停刊的話。我心裏想這個年輕人正是我自己的印板：想這個想那個，起勁一陣，失敗一陣。怕的是他和我一般永遠得不到失敗的教訓，落得人家說一聲「至死不悟」的定論。可是我並沒有寫回信給他，我委實不知道對這種人應該說什麼話才是。

回到昆明，我鬱積得厲害。一年不見，一切事都愈來愈使人痛心，從自己經營了多年，爲它費了多少心血的小事業，「一直到國家大事，無處不令人心寒，連我的孩子也因營養不良，疾病不斷；過分疲乏的朋友們，除了相對嘆息外，似乎已沒有半點可以令人振作的好事。我就在這種失望的心境中病了一月。病後進城，一天偶而在校外短牆上看報，見到一篇滇西戰場的通信。通信下面寫我熟悉的名字。」「世徵這孩子的夢做成了！」我帶着一點妒意對自己說。

我在國外聽別人的報告，在報上看見別人的文章，似乎有一個印像就是我們的軍隊已不能再有效的上戰場了。我和在國外，甚至國內的朋友一般，沒有事實可以拿出來辯駁。河南的潰敗，湘桂路的猛撤，一一的助證了這可怕的印像。最使我驚愕的就是在這最危急的關頭，後方人民甚至政府當局，多多少少在表現對於原有軍隊缺乏信心，這種心理是絕不應有的。我們固然應當承認事實，討究年內軍事失敗的原因，以最誠懇，最虛心的態度接受批評，並且以最大努力來改善現有作戰的部隊，使其發揮效力。斷不可缺乏自信心，而把我們的希望放在尚未形成的新軍身上。在這時，確立我們自信心是一件刻不容緩的事。確立我們自信心的方法也其過於盡量把我們軍隊作戰的實錄發表出來，以改變國內外的視聽。

我看了世徵的戰地報告，使我又得了振作的信念。我從他簡短的報告中，知道離開我不過一千公里的叢山峻嶺中，就有無數同胞在那裏和敵人拚命，一寸河山一滴血的在恢復我們的國土。我們的士兵是不怕死的，若是他們潰退，顯然並不是他們不能打，一定是有別的原

因。我們帶領士兵的長官們是能身先士卒，視死如歸的，若是他們棄土降敵，顯然並不是他們甘心事賊，他一定有別的原因。在滇西的戰役中至少可以使我們相信，若是我們能給我們的士兵和軍官一個死而無憾的環境，我們幾百萬軍隊都會發揮驚人的力量的。當我讀到前方將士稱滇緬公路作「南京大馬路」時，我毛髮悚然。前方將士用肉血去換來的國際路線是否又要成為荒淫的通衢？試問，你若是個士兵對於將要把自己性命去爭取的對象沒有信念，你能否視死如歸，死了能否無憾？人是不怕死的，可是死得要有理由。別人的尊榮富貴決不是自己犧牲性命的理由。人是可以被欺騙的，可是要騙人家的性命確不容易，等人家發現了騙局之後，更不易要人的性命。軍事上的勝敗並不全是前方的事，決定的因素在後方！

生活在麻醉了的後方的人很容易失去人性。可是人性不會毀滅的，除非是鬼不是人。讀到世徵描寫死馬的一段文字，我感覺到作者在這種偉大的場合下，人性自然的流露。在生活的休戚中體會到了個人以外生命的存在。他開始嘗到了愛，連馬都不復是作人工具的傢伙。這種感情繫維着生死相共的士兵，使他們忘記一己的利益而為伙伴爭取安全。這就是士氣。後方的人和前線這樣疏遠，他們把人當成了畜牲，怎能望他們還有人性，他們沒有死，已經快成鬼了！

我從世徵的通信中，懷念着前線。光明並不太遠，只有幾百公里的阻隔。我感謝世徵，他把前線光明帶到了這腐爛氣息籠罩着的後方。

前天朝上，我從雲大宿舍裏出來，迎面來了一位穿着褐黃色制服的青年。他伸出手和我拉，細看是世徵。「你——像個軍人了」。我一時好像有很多話要說，可是都說不出來。「你回來了！」立刻我還要去，等到滇西完全勝利了才回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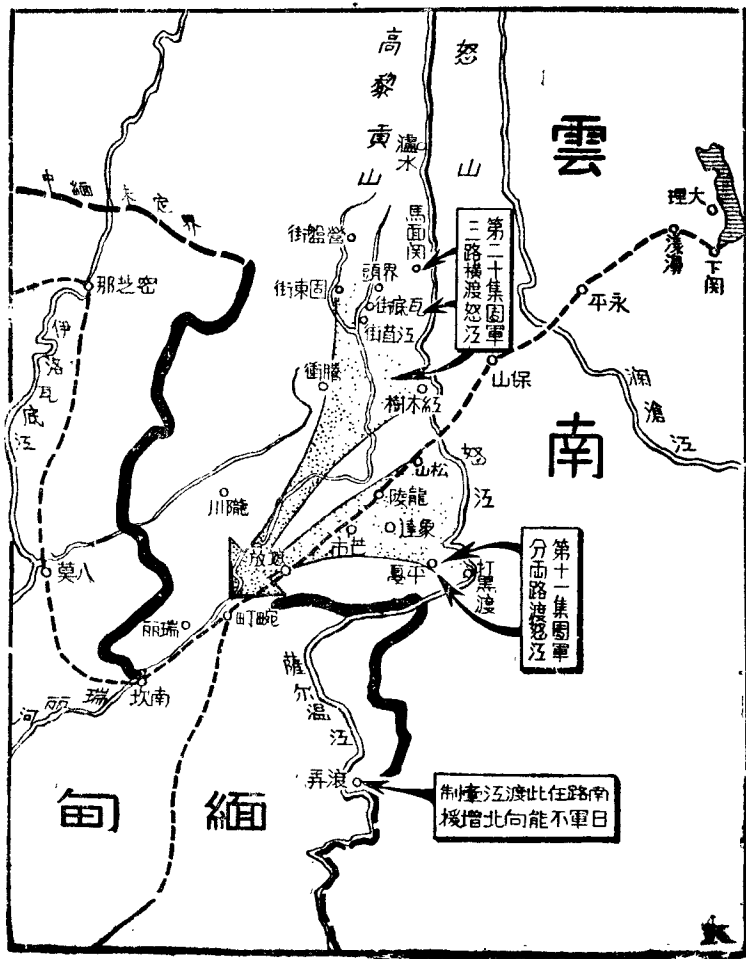
同時，他送了一份剪貼好的通信給我，說要我寫篇序。我又感覺一陣心慌。世徵是一個普通的學生，可是他離了學校，做出這樣非常的成績。我憑什麼能在他冒了槍彈穿胸的險，把前線的情緒帶回後方的這本書前寫序呢？除了慚愧外，我有什麼話？

他和我說：「我寫的時候，眼淚忍不住的流下來。」我相信這真摯的青年人。我讀的時候，心裏一陣陣的奮慨，因為我眼前，除了這些紙上的記載外，見到的全是無恥。

我盼望雷響，同時我在祈禱，讓那幾顆嫩芽，保留到春天。

費孝通，十一月十四日於古城

滇西戰役圖解



目錄

李誠序

費孝通序

目錄

第一輯

、滇緬公路進行曲

到西站去看看——行進途中說舊話——加寬復路搶修——沿路食宿問題——下關設市的必要

二、滇西戰場的倉庫——保山

保山城並不蕭條——田賦兵從全省第一——發動民力改善軍運——訪僑領梁金山

三、閬山重重去大塘

從老營街到瓦房——出發向汶上街——猛古渡——上高黎貢山去——大松坡指揮所——到北齊公房去——冷水溝標子巡禮——回到蠻雲街——怒江西岸的瘴區——抵達大塘子

四、淪陷期間的騰衝

戰前騰衝鳥瞰——縣府四遷經過——中印公路的根基——游擊區內的縣政困難——這是一個大問題——

第二輯

五、隨衛長官怒江觀戰記

走盡了滇緬公路——羊角峯上觀察所——步砲聯合進攻的一幕——砲兵指揮曲——消滅敵松山砲兵——「步砲協同」的午餐——踏上歸途

六、在最前線指揮的霍將軍

最初的印象——前方指揮所中——治軍的精神——半生革命史

七、火線國中弔騰衝

向騰城進發——到團指揮所——去考哨坡前線——坡上敵堡嚴巡禮——遠眺騰衝城——抵達大盈江畔——小憩想踏平天下——走上歸途

第三輯

八、一寸河山一滴血

進兵高黎貢山——強渡怒江成功——灰坡小橫溝的大戰——圍攻大塘子到克復南齊公房——北齊公房戰役經過——霍總司令攻勢新計劃

九、血戰來鳳山

國旗昇上來鳳山頂——在機槍掃射下觀戰——山頂堡壘中的戰利品——進入來鳳寺——向騰城前進

十、鐵城頑寇就戮記

發出攻城作戰令——衝城頭觀戰記——首次圍攻戰——斷牆下的巷戰——兩度的進攻——投降的感想——敵空軍送禮——勝利進行曲——身先士卒的將領們——光榮的未來

第四輯

十一、西線無名英雄羣像

英勇的救護兵——困苦의運輸兵和駝馬——艱苦奮鬥的二位女護士——火線上的醫生——戰地翻譯官——參謀業務人員——通訊兵伙伕及雜兵——修路的小工和民伕——公路上的司機們

十二、西線上的盟軍

哀悼一位陣亡的盟軍——盟軍工作的性質——個別訪問了幾位盟友來推測想知道的疑問——享受一頓美軍晚餐——一些觀感

十三、單子斌團長之死

十四、敵隨軍妓調查

附輯

十五、國門血戰史

追擊到曉町外圍的時候——左右兩翼的進展——拱樑樑子肉搏戰——總攻迴龍的一日——憑吊迴龍山——山頂歷險記——從大吉山到大黑山——統帥聲威下曉町——勝利的昇旗典禮——光榮的預兆

第一輯

滇緬公路進行曲

昆明大西門外的西站，這個滇緬公路的起點，記者像在昆明市區中的人們一樣，雖然近在咫尺，却是輕不易去一次。五月二十日這一整天，爲了要搭車西行，一早就到站上等待，約莫在站上守候了五個鐘頭，使記者的心田裏，自然的想喚呼出這樣一句話來：

「精沉溺在紙醉金迷下的昆明人士們，到西站去看看！」

到 西 站 去 看 看

看什麼呢？

當日滇緬公路全綫通車的時候，要是一位做生意的人們，他是必定熟稔這個區域的。擁擠的行人和車輛，使這兒熱鬧得不可開交，東多的機關和繁瑣的手續，更使你頭昏眼漲，這些手續，他們足足三年不辦交待了，健忘的人們，也會漸漸的忘了。可是，現在，又可以去看一下了。滇緬公路又在開始活躍了，一切還像以往一樣嗎？

記者曾聽到許多「跑過仰光」的朋友們，爲了重跑仰光而希望早日打開滇緬路，許多苦於生活壓迫的人，爲求得路打開後，物價減低一些而希望早日重開滇緬路，——即使沒有關係的人。他曾經受到宣傳和憧憬而希望滇緬公路的重行開通，今日，在滇緬公路開通的前夕，滇緬公路起點的西站上，你不應該去看嗎？

實在到西站去看，可以看出一個特點來，許多接到出發命令的官兵們，他們急迫的交涉着車輛，希望馬上到達部隊中間去報到，趕上同時出發，以便第一次戰鬥中，立刻有他的戰績。他們參加殺敵情緒的高漲，使記者恍惚離開昆明數百里以外去了。

現在西站上每天經過的商車，已逐漸增多，來往約在二百輛左右，其中短途的比較多一些，單車的數量愈多，但是每日不同，無法統計，也不必統計，總之在這兒，可見到這一條大動脈是在逐漸活躍起來些。

行進途中說舊話

這條西南大動脈，記者在昆六年，却是第一次長途跋涉，此次得運輸局葛澧局長及王親長健存的幫助，很快的得到車輛後，一路順利前進，經過土官村征收站，才知道最近幾個月來，滇緬公路工務局，自龔繼成局長以下，全部動員組織修路工作。

據記者所知，這條路遠在民國初年，滇省當局已有修築的計劃，只因人力財力的不足，直到民國二十四年，京滇公路完成以後，此路才開始建築，昆明至下關段，完成通車。抗戰

開始後政府鑒於滇緬交通的重要，乃決定繼續修築下關至畹町一段，並且限定三個月通車。從下關向西，要經過橫斷山脈中四個大山嶺，蒼山，大雪山，怒山，高黎貢山。要經過三條大江漾濞江瀾滄江和怒江，工程的艱鉅，國內外任何一條公路，沒法超過他的。時間又這樣迫促，正是一個大難題。但是還有比抗戰建國更難的事嗎？於是在龍主席領導之下，全綫同時動工，每天發動民工，達數萬人至數十萬人之多，日夜趕修，自民國二十六年底，到二十七年七月，即全綫完成通車，計長一千零六十餘公里。

從昆明至保山，全長六百六十八公里，這一段行程，小坡不算，大坡共有七個，第一個是級山坡、高二千一百四十公尺，第二個是天子廟坡，高二千六百一十一公尺，第三個是定西嶺，高二千三百四十公尺，第四個是楊梅嶺，是蒼山山頂，高二千四百〇一公尺。第五個是鐵絲窩，高二千五百三十五公尺，第六個是麥莊丫口，是大雪山的山頂，高二千四百八十五公尺，由此下一個一千公尺的大坡到功果橋上瀾滄江，爬上第七個怒江的山頂舊寨，不久就到了保山，在這一個曲綫行程中間，記者沿路頗注意覆車的問題，因為這種駭人聽聞的故事，以往是時常傳入耳中，可是走完了全路，沒有見到一輛新翻的車。直到下鐵絲窩山頂，在一個小站上休息時，才聽到後面到的車輛報告，有一輛運豆的車，翻到山下去。二十日晚以來，沿路連日有雨，二十八日始止，路滑難行，記者在保山聽說有數車傾覆，但為數不多，大多是司機不留心。

加寬、復路、搶修

四

翻車較少的原因，是滇緬公路在最近一年之內，已實行加寬的工作，這是工務局方面的第一件工作。去年下半年開始，公路就開始加寬，這路自下關以西，簡直全部建築在峭壁上，所以這次工務局積極加寬路面，許多陡坡和彎角，有的已加寬到十公尺左右，大部份全在七公尺左右，行車的安全，自可增加保障，關於這部份工程，除工務局在努力之外，也有美國工程隊在協助，他們把開山機來開鑿石頭，開寬路面，最近繼續在漾濞一帶工作。

第二步工作是復路工作，自從民國卅一年五月初，敵人佔領騰龍以來，六百九十八公里以西到怒江邊的路面。已澈底破壞，現在爲了配合軍事的進展，已動員工程人員百餘人，道班工人數百人，實行復路的工作。自四月二十六日起，開始修理，一個月之間，已修理到了×百×十多公里。離開惠通橋，只剩下四公里。

修造的工作，也是同樣的開展，在怒江沿岸有兩座有名的大橋，惠通橋在敵人炮火監視之下，我們是在積極的充實材料，着手修復僅是時間問題。從保山通到騰衝的惠仁橋，則已在橋渡工程處主持之下，大事動工修理，記者發出這信的時候，是已可能通行無阻了。

第三步工作是搶修工作，工務局方面對這件事，已組織了搶修隊二大隊，另二隊也正在組織中，他們已經有了一切準備，只待軍隊推進，立刻隨軍修理，軍隊進到那裏，公路修到那裏，以便向深山推進的軍隊，補給糧彈。